抱朴子/外篇/卷15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抱朴子曰：華霍所以能崇極天之峻者，由乎其下之厚也；唐虞所以能臻巍巍之功者，實賴股肱之良也。雖有孫陽之手，而無騏驥之足，則不得致千里矣。雖有稽古之才，而無宣力之佐，則莫緣凝庶績矣。人君雖明並日月，神鑒未兆，然萬機不可以獨統，曲碎不可以親總，必假目以遐覽，借耳以廣聽，誠須有司，是康是贊。

故聖君莫不根心招賢，以舉才為首務，施玉帛於丘園，馳翹車於巖藪，勞於求人，逸於用能，上自槐棘，降逮皂隸，論道經國，莫不任職。恭己無為，而治平刑措；而化洽無外，萬邦鹹寧。設官分職，其猶構室，一物不堪，則崩橈之由也。然夫貢舉之士，格以四科，三事九列，是之自出，必簡標穎拔萃之俊，而漢之末葉，桓靈之世，柄去帝室，政在奸臣，網漏防潰，風頹教沮，抑清德而揚諂媚，退履道而進多財。力競成俗，苟得無恥，或輸自售之寶，或賣要人之書，或父兄貴顯，望門而辟命；或低頭屈膝，積習而見收。

夫銓衡不平，則輕重錯謬；鬥斛不正，則少多混亂；繩墨不陳，則曲直不分，準格傾側，則滓雜實繁。以之治人，則虐暴而豺貪，受取聚斂，以補買官之費；立之朝廷，則亂劇於棼絲。引用駑庸，以為黨援，而望風向草偃，庶事之康，何異懸瓦礫而責夜光，弦不調而索清音哉！何可不澄濁飛沈，沙汰臧否，嚴試對之法，峻貪夫之防哉！殄瘁攸階，可勿畏乎？

古者諸侯貢士，適者謂之有功，有功者增班進爵；貢士不適者謂之有過，有過者黜位削地。猶復不能令詩人謐大車素餐之刺，山林無伐檀置兔之賢。況舉之無非才之罪，受之無負乘之患。衡量一失其格，多少安可復損乎？夫孤立之翹秀，藏器以待賈；瑣碌之輕薄，人事以邀速。夫唯待價，故頓淪於窮瘁矣；夫唯邀速，故佻竅而騰躍矣。

蓋鳥鴟屯飛，則鴛鳳幽集；豺狼當路，則麒麟遐遁。舉善而教，則不仁者遠矣；奸偽榮顯，則英傑潛逝。高概恥與閹茸為伍，清節羞入饕餮之貫。舉任並謬，則群賢括囊；群賢括囊，則兇邪相引；兇邪相引，則小人道長；小人道長，則梼杌比肩。頌聲所以不作，

怨嗟所以嗷嗷也。

高幹長材，恃能勝己，屈伸默語，聽天任命，窮通得失，委之自然，亦焉得不墮多黨者之後，而居有力者之下乎？逸倫之士，非禮不動，山峙淵渟，知之者希，馳逐之徒，蔽而毀之，故思賢之君，終不知奇才之所在，懷道之人，願效力而莫從。雖抱稷卨之器，資邈世之量，遂沈滯詣死，不得登敘也。而有黨有力者，紛然鱗萃，人乏官曠，致者又美，亦安得不拾掇而用之乎？

靈獻之世，閹官用事，群奸秉權，危害忠良。臺閣失選用於上，州郡輕貢舉於下。夫選用失於上，則牧守非其人矣；貢舉輕於下，則秀孝不得賢矣。故時人語曰：「舉秀才，不知書；察孝廉，父別居。寒素清白濁如泥，高第良將怯如雞。」又雲：「古人欲達勤誦經，今世圖官免治生。」蓋疾之甚也。

於時懸爵而賣之，猶列肆也；爭津者買之，猶市人也。有直者無分而徑進，空拳者望途而收跡。其貨多者其官貴，其財少者其職卑。故東園積賣官之錢，崔烈有銅臭之嗤。上為下效，君行臣甚。故阿佞幸，獨談親容。桑梓議主，中正吏部，並為魁儈，各責其估。清貧之士，何理有望哉！是既然矣。又邪正不同，譬猶冰炭；惡直之人，憎於非黨。刀尺顛到者，則恐人之議己也；達不由道者，則患言論之不美也。乃共構合虛誣，中傷清德，瑕累橫生，莫敢救拔。

於是曾閔獲商臣之謗，孔墨蒙盜跖之垢。懷正居貞者，填笮乎泥濘之中，而狡猾巧偽者，軒翥乎虹霓之際矣。而凡夫淺識，不辯邪正，謂守道者為陸沈，以履徑者為知變。俗之隨風而動，逐波而流者，安能復身於德行，苦思於學問哉！是莫不棄檢括之勞，而赴用賂之速矣。斯誠有漢之所以傾，來代之所宜深鑒也。

或曰：「吾子論漢末貢舉之事，誠得其病也。今必欲戒既往之失，避傾車之路，改有代之弦調，防法玩之或變，令濮上《巴人》，反安樂之正音，腠理之疾，無退走之滯患者，豈有方乎？士有風姿豐偉，雅望有余，而懷空抱虛，幹植不足，以貌取之，則不必得賢，徐徐先試，則不可倉卒。將如之何？」

抱朴子答曰：「知人則哲，上聖所難。今使牧守皆能審良才於未用，保性履之始終，誠未易也。但共遣其私情，竭其聰明，不為利欲動，不為屬托屈。所欲舉者，必澄思以察之，博訪以詳之，修其名而考其行，校同異以備虛飾。令親族稱其孝友，邦閭歸其信義。

嘗小仕者，有忠清之效，治事之幹，則寸錦足以知巧，刺鼠足以觀勇也。

「又，秀孝皆宜如舊試經答策，防其罪對之奸，當令必絕其不中者勿署，吏加罰禁錮。其所舉書不中者，刺史太守免官，不中左遷。中者多不中者少，後轉不得過故。若受賕而舉所不當，發覺有驗者除名，禁錮終身，不以赦令原，所舉與舉者同罪。今試用此法，治一二歲之間，秀孝必多不行者，亦足以知天下貢舉不精之久矣。過此，則必多修德而勤學者矣。

「又，諸居職，其犯公坐者，以法律從事；其以貪濁贓汙為罪，不足死者，刑竟及遇赦，皆宜禁錮終身，輕者二十年。如此，不廉之吏，必將化為夷齊矣。若臨官受取，金錢山積，發覺則自恤得了，免退則旬日復用者，曾史亦將變為盜跖矣。如此，則雖貢士皆中，不辭於官長之不良。」

或曰：「能言不必能行，今試經對策雖過，豈必有政事之才乎？」

抱朴子答曰：「古者猶以射擇人，況經術乎？如其舍旃，則未見余法之賢乎此也。夫豐草不秀瘠土，巨魚不生小水，格言不吐庸人之口，高文不墮頑夫之筆。故披《洪範》而知箕子有經世之器，覽九術而見範生懷治國之略，省夷吾之書，而明其有撥亂之幹，視不害之文，而見其精霸王之道也。今孝廉必試經無脫謬，而秀才必對策無失指，則亦不得暗蔽也。良將高第取其膽武，猶復試之以對策，況文士乎？假令不能必盡得賢能，要必愈於了不試也。

今且令天下諸當在貢舉之流者，莫敢不勤學。但此一條，其為長益風教，亦不細矣。若使海內畏妄舉之失，凡人息僥幸之求，背競逐之末，歸學問之本，儒道將大興，而私貨必漸絕，奇才可得而役，庶官可以不曠矣。」

或曰：「先生欲急貢舉之法，但禁錮之罪，苛而且重，懼者甚眾。夫急轡繁策，伯樂所不為；密防峻法，德政之所恥。」

抱朴子曰：「夫骨填肉補之藥，長於養體益壽，而不可以救日曷溺之急也。務寬含垢之政，可以蒞敦禦樸，而不可以拯衰弊之變也。虎狼見逼，不揮戈奮劍，而彈琴詠詩，吾未見其身可保也。燎火及室，不奔走灌註，而揖讓盤旋，吾未見其焚之自息也。今與知欲賣策者論此，是與跖議捕盜也。」

抱朴子曰：「今普天一統，九垓同風，王制政令，誠宜齊一。夫衡量小器，猶不可使往往有異，況人士之格，而可叁差而無檢乎？江表雖遠，密邇海隅，然染道化，率禮教，亦既千余載矣。往雖暫隔，不盈百年，而儒學之事，亦不偏廢也。惟以其土宇褊於中州，故人士之數，不得鈞其多少耳。及其德行才學之高者，子遊仲任之徒，亦未謝上國也。

昔吳土初附，其貢士見偃以不試。今太平已近四十年矣，猶復不試，所以使東南儒業衰於在昔也。此乃見同於左衽之類，非所以別之也。且夫君子猶愛人以禮，況為其愷悌之父母邪！法有招患，令有損化，其此之謂也。今貢士無復試者，則必皆修飾馳逐，以競虛名，誰肯復開卷受書哉？所謂饒之適足以敗之者也。

「自有天性好古，心悅藝文。學不為祿，味道忘貧，若法高卿周生烈者。學精不仕(疑有脫文)徇乎榮利者，萬之一耳。至於寧越倪寬黃霸之徒，所以強自篤勵於典籍者，非天性也，皆由患苦困瘁，欲以經術自拔耳。向使非漢武之世，則朱買臣嚴助之屬，亦未必讀書也。今若取富貴之道，幸有易於學者，而復素無自然之好，豈肯復空自勤苦，執灑埽為諸生，遠行尋師問道者乎？

兵興之世，武貴文寢，俗人視儒士如仆虜，見經誥如芥壤者，何哉？由於聲名背乎此也。夫不用譬猶售章甫於夷越，徇髯蛇於華夏矣。今若遐邇一例，明考課試，則必多負笈千里，以尋師友，轉其禮賂之費，以買記籍者，不俟終日矣。」

抱朴子曰：才學之士堪秀孝者，已不可多得矣。就令其人若桓靈之世，舉吏不先以財貨，便安臺閣主者，則雖諸經兼本解，於問無不對，猶見誣枉，使不得過矣。常追恨於時執事，不重為之防。

余意謂新年當試貢舉者，今年便可使儒官才士，豫作諸策，計足周用。集上禁其留草殿中，封閉之；臨試之時，亟賦之。人事因緣於是絕。當答策者，皆可會著一處，高選臺省之官親監察之。又嚴禁其交關出入，畢事乃遣。違犯有罪無赦。如此，屬托之翼窒矣。夫明君恃己之不可欺，不恃人之不欺己也。亦何恥於峻為斯制乎？若試經法立，則天下可以不立學官，而人自勤樂矣。

案四科亦有明解法令之狀，今在職之人，官無大小，悉不知法令。或有微言難曉，而小吏多頑，而使之決獄，無以死生委之，以輕百姓之命，付無知之人也。作官長不知法，

為下吏所欺而不知，又決其口筆者，憤憤不能知食法，與不食不問，不以付主者。或以意斷事，蹉跌不慎法令，亦可令廉良之吏，皆取明律令者試之如試經，高者隨才品敘用。如此，天下必少弄法之吏，失理之獄矣。